

鬼是怎么杀人的？

我在给人抬棺时，脚踝竟然出现了一个鬼爪印...

一位高人告诉我，我这是被厉鬼盯上了！

如果我要想活命，只能和厉鬼面对面硬刚。

我是山村人，我们村里最美的女人是个疯女人。

她老公是个英雄，当年山里泥石流，是她老公率先发现让大家跑的，可他自己却为了救一位腿脚不方便的老人，被泥石流吞没了。

从那以后女人就疯了，她永远记得那天大暴雨，每天都抱着雨伞去老公死去的地方等着，想接老公回家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刚开始大家还对她好，心疼她没吃没喝，总送点饭汤之类的给她填肚子，她也总是傻笑着说谢谢。

可每个地方都有人渣。

村里几个老光棍，看疯女人长得很美，又前凸后翘的，就会带着吃的去找她，还会问她想不想吃饼，想就让人抱一下。

疯女人嘴馋，又什么也不懂，就会让人抱一下，可她吃什么都要留一半，小心翼翼藏着。别人问她为什么，她就说要留着给老公吃，怕老公饿肚子。

我们村很保守，这些事儿传出去了，妇女们都不愿意帮衬疯女人了，觉得她不知廉耻，非但自己不送饭给疯女人了，怕自家男人被勾引了，还不让男人们去送。

这就使得疯女人总是饿肚子，那些老光棍就更过分，从刚开始的要求抱一下，变成要求亲一下摸一下。

每当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，疯女人都会傻笑着推开，说不可以，她是有老公的。

因为疯女人不让亲不让摸，老光棍们也怕她把事情闹大，就渐渐不搭理她了。

即便如此，她也成了村里人见人嫌的婊子，可我总觉得错的是村里人。

她做错了什么？她只想填饱肚子，只想等老公回家。

每当村里的八婆们背后议论她，我都会想.....谁还记得她老公是个英雄？

我觉得她可怜，总是给她送吃的，我是走读生，爸妈每天都会给我饭钱，我就自己吃得差一点，买点馒头或者米面，给那疯女人吃。

时间久了，也许是因为只有我不求回报，疯女人跟我熟了，总和我玩得很好。

甚至有时候下雨了，她会只身一人，从村里走到镇上的高中接我放学。因为她知道我们高中是走读的，她怕我淋着雨！

可不久却传出了谣言，小伙伴们都说我和疯女人有一腿，坏孩子的嘴巴总是很脏。

每当疯女人来接我，他们都会指着雨中可怜兮兮的疯女人大笑，说你老婆来接你了。

我对此特别难受，好几次让疯女人别来接我。

但她根本没听进去，一接就是三年，也让我在高中里被耻笑了三年！

每次接我放学，她都会把怀里吃一半的东西递给我，那分明是给老公留的，却变成给我留的了。

我老是告诉她我不吃，一些小伙伴知道她喜欢给老公留东西，看见这一幕了，就会讥笑我是疯女人的老公。

疯女人还不知羞，还会牵着我手，说我是她的小老公。

我本心做好事，却就这样被羞辱了三年！

直到高三刮台风，学校上了半天课就宣布停课，大家顶着大风大雨跑出教室，疯女人又来接我了。

她那伞都破了，在雨中被淋湿了，怕我被淋着，跑过来傻兮兮地把破雨伞递给我，小伙伴们哄堂大笑，说疯老婆来接小老公了。

她还觉得很开心，还傻笑着叫我小老公！

我气得不轻，因为这天我暗恋的女生也在，我一把推倒了疯女人，让她滚得远远的！

我说她不要脸！对不起她老公！她老公是个英雄，她却在这儿给老公丢人，怎么不去死算了！

我说的都是气话，可我的心里真的好难受！

那是她第一次不再对我笑了，她跌倒在地，满脸害怕地看着我，最后发抖地爬起身，却还是把破雨伞塞进我的手里，害怕地跑了。

等她跑了，我和喜欢的女孩解释这一切，可人家根本就不听，她说以前还挺喜欢我的，结果现在才发现我和疯子谈恋爱，特别丢人！

我又羞又恼，捧着破伞在雨中一边走一边哭，因为我受了好多屈辱！

可当来到山脚路口，我却见到疯女人还在寒风中等着我。

她自己还瑟瑟发抖，见我都淋湿了，还傻傻地凑上来抱我，问我冷不冷。

雨太大了，把她的衣服都淋透了，在我眼前若隐若现的。她真的好美，比我喜欢的女孩好看多了。我想起喜欢的女孩拒绝了我，心里就都是气，直接抱住了她。

刚开始疯女人以为我冷，还傻乎乎地掀开衣服要给我穿，可当我吻她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！

疯女人在我怀里啊啊叫，说她是老公的，我恶狠狠地说我不就是你老公吗，你不是老叫我小老公吗！

我克制不住心里的怒火，直接把她拖进了旁边的小树林里，当看着她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愧疚和害怕。

回去之后，我原谅不了自己的「恶行」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，下次下雨的时候，她如果还来接我，我一见面就和疯女人道歉，我特意存了钱，想带她去吃顿好的。

可我没来得及和她道歉！

第二次雨天，疯女人在山里出事了。下雨山路滑，她没能踩稳，从山坡滑下去了，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！

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是来接我，还是在山里闲逛，我永远不知道她是否原谅了我！

我回去的时候没看见疯女人还觉得疑惑，以为她找地方躲台风天去了。

她的尸体被带回了村，我看到了她的尸体，遍体鳞伤，让我跑回家大哭起来。

我好恨我自己，我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！

疯女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，这时候村里人们终于想起了她丈夫的好，各家各户都出了点钱，打算把疯女人给葬了。但因为钱不多，大家就买了一副新棺材，打算直接和她的丈夫葬在一起。

没有人愿意给疯女人抬棺，这种事一般是后辈来做，只能多给点钱，让村里几个老光棍来抬，我却自告奋勇要抬棺。

我妈得知我的想法特别生气，一家人都质问我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去给那疯女人抬棺。

我哭着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把我和疯女人的事儿全都说了。

他们听过之后，母亲大骂我是人渣，养出了一个败类！我爸告诉我要为此赎罪，让我去捧遗照。

村里有习俗，横死的人是不能大办丧礼的。我们要在半夜 23 点-1 点，也就是子时的时候抬棺，再把疯女人给葬了，村里叫作送鬼棺。

这送鬼棺有学问，不能发出声音，不能哭，就安安静静把棺材给葬了。唯一能发出动静的是唢呐，但不能敲锣打鼓。

深更半夜，村里家家户户的门窗都锁死了，我捧着疯女人的遗照，前边是吹唢呐地捧着纸钱在撒，我跟在后面，再往后是两个抬棺材的。

吹唢呐的不吹音乐，而是偶尔吹一声，为的是告诉前面巷子里的路人，送鬼棺的来了，让活人及时回避。

我们出了村子，再过一条小溪，就能到她丈夫的坟前。

小溪很小也很浅，大家踩在上边都习惯了，只有外地人要注意点。

今晚月色很黑，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捧着遗照，按以往的经验去走。

可不知为何，我忽然一脚踩空了。

今晚的月色很黑，我踩空之后就直接一个踉跄，本以为自己能站稳，可好像有什么东西用力扯了我的脚腕一下！

我立即摔倒了，疼得厉害却不敢惨叫出声，因为送鬼棺是不能有声音的，否则会惊扰了死者。

她生前过得不好，至少她死后，我想让她安息！

我面朝着地上摔倒，脸埋在了小溪了，呛了好几口水。

可这个时候，那脚腕又被用力地拖着，我整个人竟然在小溪里边滑行，旁边那些人一看吓坏了，连忙轻轻放下了棺材，一声不吭地过来把我拉起。

好不容易将我拉起，我吐了几口水，那吹唢呐的拿出手电筒往我身上照，他压低声音问我有没有事，我说脚踝好像给什么东西扯了。

他就用手电筒照我的脚踝，可就是这么一照，大家却慌了，我也看呆了。

我的脚踝上，竟然有个漆黑的爪印！

那像人的手，可却非常扭曲，将我的整个脚踝给抓住，爪子印十分明显。

吹唢呐的是村里同族长辈，当初就是他发现了疯女人的尸体。他看见我的爪印，立即满脸严肃，让我不要再去了，说死者对我不满，再走下去要出事！

我的心崩了。

我不是害怕，而是万万没想到，她连抬遗照的权利都不给我！

她不可能再原谅我了，她恨我！

遗照被老人收走，我也被赶回了家，我一个大老爷们，又没忍住哭了，那是我对她深深的愧疚！

家里人见我这么快就回来，都纷纷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就把事情说了。

爸妈一听吓坏了，连忙看我的脚踝，但他们又看不懂，只觉得害怕。我爸担心我的安全，我爸就连夜骑三轮车出去，请了专门做丧的高人过来。

高人来了以后，问我们是不是要丧葬，爸妈就把事情和他说了。

他听过以后要看我的脚踝，等看见了爪印，他说这是鬼爪印，还说我被厉鬼给盯上了！

一家人都吓坏了，连忙请高人帮忙，他却怎么也不肯帮，还说自己平时就管喜丧，这种事儿他不管。

高人告诉我们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，等那女人头七回魂的那天，就是要取我命的时候！因为她憎恨我，恨不能杀了我陪她上路！

所谓的高人，是真的害怕这件事情，无论我爸怎么出价求他帮忙，他都不肯帮忙，最后更是连夜走了。他还和我们说，如果我不想死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，但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，迟早还是会被找到，而且还会连累了在本地的亲人！

我妈气坏了，高人走的时候已经天亮，她气得来到疯女人的坟前又哭又骂，说儿子待她不薄，只是闹了一次矛盾，不要把人逼死了。

但骂有什么用呢？

爸妈买了很多东西回家，菩萨像、佛祖像、三清像，各种神仙的雕像都往家里放，还给我买了有佛像的项链和手链。

我们没打算跑，因为人家说得很清楚了，逃也迟早会被找到，还要连累亲人，我们做不出那种事。

这几天的时间，我都过得浑浑噩噩，脑海里全都是疯女人被我推倒在地怒骂的回忆。

她的悲伤和惊恐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

疯女人死后的头七那天，都说头七回魂，大家觉得疯女人平时没有家，都是吃百家饭的，很可能会去任何人的家里。

所以那天晚上，大家都在门口摆了一碗白米饭，但是没有开门，意思就是请吃了饭就走，不要进门。

不知为何，晚上狗叫特别频繁。

这种小山村的狗，晚上其实是不喜欢叫的，因为小山村太偏远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外人会来。而村子又小，都熟得很，狗是不爱叫的。

可就是这一晚，村里的狗都叫得极其激烈，时不时还会有狗窜进狗屋里，发出呜呜类似于求饶的声音。

我站在楼上的房间，从窗户往下看，狗群在村子里奔跑着，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们，叫得极其激烈，逃的时候偶尔会停下来往后看，就仿佛他们背后有人盯着，看一会儿后又继续逃。

这种情况，肯定是不敢有人出门的。

但我出门了，哪怕爹妈千叮万嘱告诉我不要开门，我还是打开窗户，从二楼翻了出去。

深更半夜，我摸着黑，来到了疯女人和她丈夫的坟前。

我带了平时会分给她的馒头和汤面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坟前。

看着她的坟，我忍不住哭，我哭着说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如果你想索命，我也无怨无悔，但希望你别对我爸妈下手。我告诉她，家家户户都只放了白米饭，我希望她能吃得好一点。

我坐在坟前，和她说着以前的事。

越说越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，她对我是那么好。虽然她傻傻的，却总是下雨来接我，每次和我一起回家，担心我冷着，会反复帮我扣衣扣，肚子就算再饿，吃的东西也要给我留一半.....

我就是个畜生！

我哭诉到快天亮的时候，爸妈来找到我了。

一找到我，妈妈就急了，她气得打了我一嘴巴，然后抱着我哭，质问我怎么这么傻。

我安慰着她，我说不要担心，头七夜不是已经过了吗？而且我一点事都没有，肯定是我打动了疯女人，让她原谅了我。

爸妈看我头七夜确实没出事，就把我带回了家。

可一回来，村里却仿佛有热闹一样，大家都围在村口，我们好奇地凑过去看，整个人却傻了。

村口的树上，竟是被吊死了一个人，那人是之前吹唢呐的长辈！

他被自己的皮带吊死在树上，身上就穿个裤衩，舌头长长地伸着，眼珠子凸起好像要爆出来一样。

在他的胳膊上，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爪印！

村口正好是有摄像头的，因为村里就这一个出入口，以前常有人家里的狗、摩托甚至三轮车被偷，所以这个地方放了摄像头。

人们报了警，在警察来之前，好事的人去打开摄像头，大家都围了上去，我也忍不住围上去瞧个仔细。

就这么一看，却看得我后背发凉。

半夜十二点，可以看见那长辈来到了村口，但他并不是自己走来的。

他就好像睡觉的时候被人拖出来了一样，好几次挣扎着想往外爬，却都被无形的手给拖了回来。

他的那根皮带，也是飘浮在空中，就好像有个会隐形的人正拿着皮带走。

长辈明显叫了几声，但却被村里的狗叫给掩盖，抵抗了好几次，他终于没了力气，整个人都被吊在了树上！

刚开始他还会扑腾几下，但很快就没了动静，身体笔直地吊死在了那儿。

大家都吓坏了，说这是闹鬼了！

我也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没出事，那长辈却死了。

这一切都让父母很害怕，因为死者和我的身上都有那爪印。

警察很快就来调查了，他们拿了监控视频，让村里人不要到处乱说，等尸检下来。

他们还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村里人，因为他们得知了之前疯女人被葬掉的事情。

警察说户外发现尸体，第一反应必须是报警，村里人怎么能自作主张直接安葬。

他们甚至挖了坟，把疯女人的尸体也带走了，说也要给她做尸检。

我们一家傻傻地回到屋里，一回来我妈就没忍住哭了，我知道她是在担忧我，本来想安慰她几句，却也说不出话来。

我爸让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，他还说无论如何，都会想办法救我的命。

我回到房间里，明明一夜没睡，却也不觉得疲惫。

进了屋，我还在想着那个疯女人，不明白她为何要夺走那位长辈的命。

等中午时分，家里来了位客人，就是之前那位高人。

他明明说过不会管了，却还是来了我家。

我不知道爸妈是花了多大的代价请他过来，家里的鸡也宰了一只，炖起来给高人吃。

高人让我来他身边坐下，仔仔细细询问了一番，又仔细看了看我脚踝上的鬼爪印。

随后他说，他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厉鬼索命都是在头七，现在已经过了头七，我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

照理而言，我应该跟那长辈一起死去才对。

他告诉我，就是因为我今晚没出事，所以他觉得可能没那么邪乎，才愿意过来帮忙。

我问他眼下到底该怎么办，他说先别着急，让我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等太阳落山了再说。

高人还让我不要太紧张，他说既然过了头七还没事，那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
我听见这话，才算稍稍安了些心，觉得困意来了。

吃过饭后，我回床上睡到太阳落山，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没了，天地之间是一片蔚蓝，模糊且不清楚，蚊虫们在人的头顶盘旋。

高人来了我的房间，他带了不少东西，他告诉我，如果疯女人是厉鬼，那肯定还没投胎而去，如果我真有危险，今天晚上就会出事。

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了许多白色的小蜡烛，让我爸妈把床搬出去，房间里顿时是一片空地。

高人让我直接坐在地上，又将这些白色的小蜡烛放在我的身边，围绕着我。

之后，他又从蜡烛里挑出了三根，再用针戳破了我的手指，将血抹在了蜡烛的底部。

他让我出房间等候片刻，几分钟后他让我进屋了，然后问我，为什么人走夜路的时候不能回头。

我摇头说不知道。

他告诉我，鬼魂害人，其实大多是鬼吹灯。

因为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。只要一个人浩荡正气，孤魂野鬼就不能近身。

而掌管人体阳气的，就是三盏本命灯，分别位于头顶和肩膀两侧。

走夜路不能回头，就是避免鬼吹灯。有些鬼魂想要害人，就会在肩膀处吹一道阴风，但阴风吹不灭人的浩荡正气，可若是这人疑惑回头，在转头的时候会带起一阵风，配合着鬼吹出来的阴风，就能把本命灯吹灭。

就好像之前那长辈，高人断言他就是先被鬼吹灯了，所以才会被鬼近身。

但我觉得疑惑，长辈应该是睡觉的时候被拖出来的，毕竟他死的时候只穿了个裤衩子。

他又没法回头，是怎么被吹灭本命灯的呢？

而且还有一点很疑惑，在我送鬼棺的时候，我明明没有被吹灭本命灯，为何突然就被鬼抓住了脚踝。

是不是代表这个厉鬼害人，哪怕不吹灭本命灯都可以？

我跟高人提出了这些疑惑，他说不知道，这次的事儿违背了他的认知，但他已经给了我最好的方法。

我问接下来那该怎么办，高人指了指地上的那些蜡烛，他说已经将我的三盏本命灯藏在了这些蜡烛里，今晚要是厉鬼来了，势必要先吹灭本命灯才能害我。

而我要做的，就是拿着火柴坐在这儿，不管那厉鬼吹灭了多少蜡烛，只要静静把蜡烛都点上就好。

我问他，这里蜡烛这么多，具体哪三盏才是我的本命灯。

他却摇了摇头，说不能告诉我。

因为一旦我知道本命灯是哪些，眼神就会忍不住去看，到时候会被厉鬼瞧出来。

他还叫我不要惊慌，鬼的阴气没有那么足，吹灭蜡烛是要时间的，不会出现所有蜡烛都被吹灭的情景，让我千万别紧张。

吩咐完这些事后，高人就要走了，说不会再管这件事。

他的意思是，我今晚只有一次机会，要趁着那厉鬼累了，好好地 and 它谈谈，化解我和厉鬼之间的恩怨。

我对他的帮助很感激，人家愿意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好了，我问他鬼魂有没有什么怕的东西，他递给我一把刀，说这把刀是旧时代一位土匪留下来的。此刀杀过许多人，带着杀气，若是将刀砍在鬼魂的正眉心，就能除鬼。

但他说得很严肃，我只有一次机会。一旦砍偏到鬼魂的其他部位，那这把刀的杀气就用完了。

其实我也说不准自己会不会拿刀去砍疯女人。

我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，又哪里舍得拿刀砍她？

高人走了，只留我一个人在屋内，父母听了他的建议，早早就收拾行李出去镇上住，因为担心鬼魂伤害不到我会伤害近亲，到时候引出更多麻烦。

母亲临走之前眼睛都哭红了，让我千万要保护好自己。

我一人待在房间里，静静地看着蜡烛燃烧。

天黑了。

外边又响起了狗叫声。

比上次还要激烈。

外边的街道风大，吹动了农村门前的灯笼，村里有些人担心厉鬼闹事，特意给红灯笼点上了光，希望能用喜冲丧。

可风太大了，灯笼被吹得不断打在屋檐上，砰砰作响，里边的火光摇曳，终于被吹灭了。

门前的路一片黑暗，我楼下的狗忽然发出了呜呜声，不知为何窜进了狗屋。

伴随着一声吱呀，楼下的门竟是开了。

我连忙回到了蜡烛中间坐下。

我不知道那门为什么会开，但应该不是被风吹开的，爹妈走之前明明有把门关上。

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

「咚.....咚.....」

忽然，楼梯处传来了慢慢上楼的声音。

屋里的蜡烛开始摇曳，火光四窜。

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死死地看着房间门口。

一个阴森的脑袋，缓缓从门口弹了出来。

那人脸色苍白，眼睛只有瞳孔却没有眼白，漆黑一片，静悄悄地探出着头看我。

而我看见他的脸，心脏不由得用力一跳。

那不是疯女人！

那是才死了的同族长辈！

他待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，露出了怪异的笑，肩膀又慢慢探了出来，缓缓走向了我。

来到我面前，他趴下身，竟是用四肢扭曲地行走，然后在这些蜡烛之前停住了。

我死死地看着同族长辈，不明白为何是他来到这儿，而不是那个疯女人！

同族长辈的脸往往朝蜡烛凑近，随后他的腮帮子和脖子就像癞蛤蟆一样鼓了起来，一时间青筋暴露，仿佛要炸了一样。

忽然，他吹出了一口阴气，竟是吹灭了一大片的蜡烛！

我努力让自己镇定，克制住手抖，将火柴擦燃了，将这些蜡烛重新点上。

同族长辈歪着脑袋，爬到我的身前，尝试用手碰我。

我心跳得快得厉害，却还是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只要点本命灯就是了。

突然，那同族长辈在即将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手就好像扎了刺一样，连忙把手给收回了。

谢天谢地。

高人说过，本命灯至少要被吹灭两盏，鬼魂才能害人。

说明他要么刚才没吹灭两盏，要么他已经吹灭两盏了，只是我及时又点燃了一盏。

无论是我还是他，都不知道本命灯究竟在哪儿。

那同族长辈忽然开始怪笑，笑声极其刺耳，但他明明是闭着嘴的，没有咧开嘴笑，声音仿佛是直接从喉咙里面发出来，听着叫人头皮发麻。

他的腮帮子又鼓起来了，我一时间有些着急，因为明明还没来得及点亮所有的蜡烛。

随后，同族长辈又是一口阴气吹了出来，这次蜡烛只剩下了五分之一，我心急如焚，连忙又用火柴去点燃那些蜡烛。

同族长辈再次朝我伸出了手，可他的手指又被刺得收了回去！

谢天谢地！

看来至少有两盏本命灯，就在这五分之一里！

但我知道，再这样下去我就危险了！

我来不及点燃这么多蜡烛，他就会吹第三口阴气，到时候我将必死无疑！

我急中生智，只点燃了一部分蜡烛，然后开始给这些蜡烛互换位置。

一些蜡烛放在我身前，一些则是放在我身后。

这样就能借助我的身体挡住阴风，而这个举动也惹恼了同族长辈，他看向我的眼神愈发凶狠，但我不愿意怕他。

高人说过，越怕鬼，它就越凶恶！

我也没想到同族长辈竟然会来害我，害怕之余本身就有些愤怒，等换了蜡烛后，我继续点燃那些蜡烛，他则是再次鼓起了腮帮子。

焦急的我什么也不顾了，直接对他怒吼：「我日你妈！别人没来害我，你他妈却来害我了！老子要是死了，老子也变成鬼把你全家都杀了！」

令我惊奇的是，同族长辈竟然被我这一声怒吼给吓到了，他竟是泄了气。

人一发怒的时候，大脑总是空白的。

我又想起不能怕鬼的话，直接提起刀，怒吼着朝同族长辈追去。

结果他竟是被吓得朝楼梯那边爬去，我抓着刀，又怒吼了一声。

他明显是害怕的，但脸上还是那诡异的笑容。

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一会儿他要是还敢来吹本命灯，我直接将这刀朝着他的眉心劈下去！

谁要我死，我就要他魂飞魄散！

我回去坐着，重新将蜡烛都点燃了，每当那同族长辈想接近，我就拿起刀，恶狠狠地吓唬他，而他也不敢再靠近。

最后他似乎是觉得没办法了，终于彻底退了出去。

我松口气，确保每一根蜡烛都亮着。

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。

高人说过，只要过了子时，就不会再有问题，因为子时是阴气最重的时候，那时候鬼魂才能害人。

还要熬一个半小时。

我本以为同族长辈打算放弃，可不过多久，楼梯处却又一次响起了声音。

「咚……咚……」

我吞了口唾沫，紧紧抓着手里的刀。

我要跟他拼了！

我死死地看着房间门口，可这次来的却不是同族长辈，而是他的儿子！

他儿子提着一桶水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

我心生警惕，问他干什么。

他打了个哆嗦，颤抖地说他爸托梦了，对不起！

说完，他忽然就把那桶水朝着我这边泼了过来！

我身边的蜡烛，立即就被熄灭了绝大部分，他又颤抖地说了声对不起，赶紧就跑了！

我急坏了，连忙要点燃蜡烛，可这些蜡烛都湿透了，很难点燃！

窗户忽然被推开了。

同族长辈的脑袋，就在那儿探出来看着我。

他好似壁虎一样，从窗户爬了进来，喉咙里又发出了怪异笑声，走到了仅剩的蜡烛旁边，鼓起了腮帮子。

我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，急忙抓起刀，撒开双腿朝着楼下跑去！

那些湿透的蜡烛，我已经来不及挽救了！

我狼狈地逃下楼，连忙要朝着门口逃去，可一阵阴风吹来，门竟然被带上了。

屋里一片漆黑与寂静。

我喘着气，根本看不清四周的环境，尝试着打开了灯，那灯却变得极其昏暗，甚至闪烁起来，随时都一副可能要断电的样子。

我双手握着刀，紧张地看着四周。

忽然，打雷了。

雷电照亮了整个屋子，我看见同族长辈从楼梯处爬了下来，扑我而来！

紧随着一道轰隆雷声响起，与那同族长辈一起，差点把我的刀给吓掉了。

我不敢乱砍，因为我怕没能砍中位置。

我心里恨透了他儿子！

同族长辈扑过来掐住了我的脖子，他的力气之大让我根本无法反抗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被拖行，视线开始急剧变暗，喘不上气，眼冒金星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忽然被撞开了。

一道影子用力地撞在了同族长辈的身上，我也因此摔倒在地。

我下意识抓紧了刀，想看看是谁救了我。

可就这么一看我却傻了。

救我的人，竟然正是疯女人！

她依然遍体鳞伤，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水淋透了。

疯女人也和同族长辈一样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只有一片瞳孔的漆黑。

我的家里，出现了两个厉鬼。

他们警惕地看着对方，喉咙里发出了怪异的声音，就好似两只野兽在对峙。

同族长辈忽然动了，但他没有扑向疯女人，而是直接扑向了我！

疯女人见状，连忙挡在了我的身前，但就是这一下，她被同族长辈掐住了肩膀，长辈也是立即张开口，朝着她的脖子咬了下去！

疯女人痛苦地惨叫一声，我顿时急了，我又不是瞎子，完全能看到她是因为我才被同族长辈抓住了。

情急之下，我也扑了上去，拿着刀对准了长辈的眉心。

可长辈知道我想做什么，他抓着疯女人的肩膀身体转动，愣是不肯让我对准。

情急之下，疯女人用力地推开了他。

但她脖子上的肉，却被咬下了一块来！

我亲眼看着她的伤势快速愈合，就好像没受过伤一样，但是她的身体，却开始变得透明了一些。

她牵住了我的手，连忙带着我往外面跑。

那手冰冷得厉害，没有一点温度。

我们冲入雨夜，我跟着她跑，也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儿。

我回头一看，同族长辈就在我们后面追着。

我擦去脸上的雨水，看着疯女人的脸。

我又看见她了.....

她没有害我，她反而还来救我！

直到我们跑到了小溪，我才知道疯女人要带我去哪儿，她是要带我去坟墓！

雷声不断，倾盆大雨让这个黑夜更加诡异，我狼狈地逃到了疯女人的坟前，却发现这儿多了个人。

那人我从不认识，但看着极其眼熟。

是那疯女人的丈夫！我在墓碑上看到过他的遗照！

丈夫立在原地，冷冷地看着朝我们追来的同族长辈。

这一下，同族长辈竟然不敢动了。

他刚才还那么卖力地追着我们，现在却根本不敢靠近。

我哆哆嗦嗦地擦去脸上的雨水，疯女人忽然一把抱住了我，温柔地告诉我不要怕。

她的怀抱明明是那么冰冷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却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

我呆呆地伸出手，擦去了她脸上的雨水。

她似乎是不疯了，那样平静地看着我。

同族长辈依然不敢过来，他恼怒地在原地转了几圈，最后还是走了。

这时，疯女人总算对我露出了笑容。

好似这三年来的每一次傻笑，明明她是漆黑的眼眸，明明她的身上没有温度，却彻底暖化了我的心。

她伸出手摸着我的头，温柔地对我说，小老公，是不是吓坏了？

这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，我扑进她的怀里，哭得那么大声。

我不停地说着对不起，我好后悔！

雨水混合着我的泪水落下，她脸上也有些悲伤，却还是挤出笑容，吐了吐舌头告诉我，不要在她的面前哭，鬼魂不能有依

赖，否则就没办法投胎了。

我只能擦去眼泪，克制着不让自己哭。

疯女人的丈夫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钻回了自己的坟墓里。

她一直在安慰我，让我不要害怕，还说之后的几天到她这儿来，就不会有事了。

她说，她已经可以投胎走了，但为了小老公，要在人间多留几天。

果真如疯女人说的那样，一整夜的时间，同族长辈都没有再来找我了。

我们就这样坐着说话，我明明是在和鬼聊天，却一点也不害怕，和她聊到了子时过去。

时间到了，她摸摸我的头，让我明天再来。

随后，她也进了自己的坟墓。

我不敢到处乱走，就待在她的坟墓旁边。

这儿明明是坟墓，却是让我最安心的地方。

我一直等到了天亮，高人和爸妈也回来了。

我将这件事情和他们说了，他们听过之后都是很惊奇，我爸更是忍不住要去打那同族长辈的儿子，高人却让他不要去。

他说自己的心里已经有了个揣测，但是不好说出来。

高人还告诉我们，既然这疯女人和丈夫的鬼魂会保护我，那之后的子时都到这儿来。他还严厉地告诉我，绝对不能问疯女人是怎么死的，不要让鬼魂想死他们已经死去，否则会让鬼魂对人间有留恋，影响投胎。

我就听高人的，一到深夜子时，就来到疯女人的坟前。

爸妈怕我在这儿吃苦，还特意去买了个小帐篷。

当我过来支起帐篷，疯女人就从坟墓里钻出来了。

她见着我，很温柔地抱住了我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还是叫我小老公。

我心里很不好意思，也有点害怕，因为我看见了她老公的鬼魂，而且我们就在她老公的眼皮底下。

疯女人看出了我的害怕，她让我不要担心。

她说因为人鬼殊途，人和鬼是有界限的，她老公不会吃醋。

随后她拉着我钻进了小帐篷，像个大姐姐一样抱着我，让我安心在这儿睡觉。

我想起她的离世，还是特别难过，就问她恨不恨我。

她摇摇头，很温柔地告诉我，三年前她有世界上最好的老公，而在这三年里，她有我这个老公。如果没有我，她早就饿死

在外了。

她说自己一点也不恨我，反而很感激我，在她昏昏沉沉的那三年里，让她感受到了唯一的温暖。

我总是和她聊天到子时结束，我们聊了许多事情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几天后，尸检结果出来了。

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摔伤致死事件。

疯女人的体内，被检测出了同族长辈的体液，她的指甲里还有同族长辈的人体组织。而且她不是死于摔伤，而是被活活掐死的！

得知这个真相的我，心态都要崩了。

那个雨天。

她被我伤害，却还想着跑来接我，那天在小树林的时候，我看到她哭了后便不知所措，最后抛下她，慌张地跑回了家，没想到她却遇到了同族长辈，又一次被拖进山林之中.....

事情的真相好像刀一样，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上！

我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她当时是多么无助，多么绝望，多么希望有个人出来拯救她。

可这一切.....为时已晚。

她的尸体根本就不是被同族长辈率先发现的，而同族长辈亲自来吹唢呐，就是想确保自己犯的罪被永远隐藏！

我没忍住痛哭起来，父母让我不要自责。

他们说做错的是同族长辈，让我不要去承担别人的错。

父亲还告诉我，如果一直让那女人疯疯癫癫地寻找自己的老公，真的有意义吗？

至少现在，夫妻俩在阴间团聚了。

可我心里还是特别愧疚。

高人得知这件事后，他告诉我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

当时我送鬼棺的时候被鬼抓，那就是疯女人，但她不是要害我，而是因为她心生怨恨要和丈夫一起报复，怕连累了我，所以不让我去。

为什么同族长辈在睡觉的时候，不需要被吹灭本命灯就可以被害？因为人要有一身正气，才能让鬼魂害怕。

但他没有正气，他就是个猥琐罪恶的人！

我问高人，为什么同族长辈会来找我的麻烦。

他说因为同族长辈不是好人，人如果做了坏事，死后是不能投胎转生的，除非为自己找个替死鬼。

但替死鬼最好就是弑亲，也就是从亲人里找，我和那长辈同宗同源，而且我还被鬼抓过，身上阴气重，是他最好的选择。

可惜同族长辈怎么也想不到，疯女人夫妇明明大仇得报，可以投胎而去了，却宁愿在人间多留几天，仅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！

高人还告诉我，那长辈的儿子迟早要付出代价。因为这长辈已经是厉鬼，他迫于投胎转世，很快就会没有理智，等他头七的那天，他儿子正好是他最亲的人，那时就是证明这一切的时候。

果不其然。

在长辈头七的那天，他儿子去世了。

他被吊在了村口，死法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。但他没有办法变成厉鬼继续害人，因为他是替死鬼，他要替自己的父亲一直承受着这份罪孽，而他的父亲却可以投胎而去。

这天我来了坟墓前。

疯女人见到我，却没有再热情地过来抱抱我。

她只是和老公坐在一起，微笑着对着我挥了挥手。

我看见这一幕，没有去打搅他们两个，也是站在原地，对他们挥了挥手。

他们的身体，开始渐渐透明。

她倒在老公的怀里，两个人轻轻说这话，我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

但我也可以猜得出来。

三年等待，三年寻找。

她的男人去世了，她却一直念念不忘。

这三年来，他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

俩人的身体开始逐渐透明，透明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。

最后，他们的身体化为星光点点，慢慢消散在这天地之间，给黑暗带来了一丝光明。

他们相拥在一起，疯女人调皮地对我笑了笑，对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

我缓缓朝着他们走去，当我来到他们的墓碑前，夫妻俩已经完全消散了，就仿佛从未来过这个世上。

我想知道疯女人为什么对我招手，低下头一看，却见地上躺着一把破伞。

天空下起了微微小雨，我捡起伞撑开。

破伞不能挡住全部的雨，却仿佛她的怀抱一样，让我充满了安全感。

我想起她这三年来，每天捧着雨伞，要去给离世的老公送伞。

又想起她这三年来，每次下了雨，都要带着这把伞，从山村走到镇上接我。

我低头看着墓碑，忍不住苦笑：「整天小老公地叫着，到头来还是别人的老婆。」

我撑着伞，转身离开。

再也不会会有那个需要我投食的女人。

但这样.....似乎更好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